

画海泛舟

繁茂之势与璀璨荣光

——赵保国中国画作品印象

朱佳佳

物实风华纸卷中，盛世图景气象成。

作为中国文化元素的审美表达，绘画以其特有的生命张力赓续着文化精神的氤氲氤生，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勇孝悌廉，无一不恣溢在历代优秀画家的笔墨之中。他们或是纵横捭阖，于酣畅淋漓中表达兼济天下、体恤苍生的宏高志向，或是气韵悠长，于清明芷蕙中彰显天地同在、万物共生的阔大格局。

很显然，赵保国是集大成者。他在点线之间沉思勾勒，短则几个月，长则达数年，创作出了一幅幅优秀画作。笔墨当随时代，他以鲜明的艺术信仰、高超的绘画技法、弘远的写意精神，深刻地诠释了一位当代优秀艺术家的责任与担当。在《满园春色》《花开吉祥》《春之舞》等作品里，牡丹的雍容华贵，紫藤的绚丽多姿，和谐安详、活力迸发。这是日常美好生活的真实描摹，更是政通人和、丰衣足食，一切皆是秩然有序的烟火世间。

然而以花鸟画见长的赵保国，从来都不是囿于莺歌燕舞的自怡消乐。他的作品以大篇幅居多，《紫气清香满乾坤》《君子风范》等尺幅长度均超过三米。大画难成，难在沉于静寂的疏漠、囿于浮庸的观瞻。构图虚实、造詣空泛，是巨制作品鲜有经典的原因。

清晨的院井里，石榴树刚冒了几片舒展的新叶，在微风里轻轻晃着。大哥蹲在石阶上修着竹椅，大嫂坐在廊下择菜，青菜叶的碎片飘在脚边的竹筐外。见我们推门进来，两人同时抬头笑。

“住得惯不？”大哥嗓门洪亮，带着扬州男人特有的温和，手里的藤条正穿过旧椅面的破洞口。

“咱这扬州，是长江跟京杭大运河交汇的好地方。随便一条巷子都有几百年的光景。”

我环顾院子四周，青砖墙爬着藤，墙角堆着柴，空气里透着股暖烘烘的烟火气。

“大嫂，咱家院子真敞亮！”

大嫂把择好的葱放到竹筐里，转身又踮着脚往竹竿上晾衣服，风掀起衣服摆摆着。

“乡下地多，不比城里挤。”

这是老公和大哥合伙办厂的第三年，我总在开春时带上没上小学的女儿来探亲。

大哥家是扬州东关街深处的老宅子，推开木窗就是成片的稻田。夜里躺在小床上，总能听见田埂上的蝈蝈扯着嗓子唱，青蛙在水田里应和，女儿偷偷笑着：“妈妈，它们像不像在开演唱会。”瘦西湖的三月是最难忘的，琼花树挂着满枝白“雪”，风一吹就簌簌落在青

只是，北宋的《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始终以史诗般的品格辉映着长卷画的巅峰。创作出经典力作，是每一位画家的毕生追求。

从辛丑年到壬寅年，历经两年的精心绘制，以20条屏作为尺幅的《华夏春晖》璨然面世。一经展出，便引起业界热议。恢宏绵长的气度、明丽瑰煌的色彩，向世人呈现出一幅遒劲刚健而又优雅琦曼的盎然图景。从历史的璀璨中走来，向未来的荣光中走去，赵保国，娴熟地运用工笔的精细和写意的神蕴，以长卷轴的画作向亘古的经典致敬，向伟大的时代致敬。如果说北宋绘画绝对带给他的是至高的尊崇的话，傅抱石和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带给他的则是不懈的追寻。胸中怀丘壑，笔下绘乾坤，尺幅之间见高下，《华夏春晖》以高蹈的风范和正大的品格给予了有力的佐证。

细观他的绘画作品，浓郁的家国情怀始终洋溢其间。《中华梦》《中华情》《中华韵》，作为组图，每一幅均以朱砂作为底色。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这是不渝的希冀，更是每一位仁人志士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砥砺前行、矢志不渝的永恒动力。初创不易，守业维艰。训谕未变，以史为鉴。不过，这组图最震撼人心的还是姿态各异的紫藤，

这个在他的笔下有万千风韵的花卉再次以其藤寿千年蔓引无穷的寓意成为祥瑞的主角。

然千秋之事，更需固本之举。涵养清廉之气，是盛世长存的必然要求，也是文脉绵延的应有之义。

《清气凌云》中，高风亮节的竹子、幽香四溢的兰花、坚定稳敛的石头、悠然自得的锦鸡，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毫无错乱之嫌与添足之愚。清苦凌冽的孤、孑然独赏的傲，都不再是居于一隅的铮铮。它们风雅相连，志趣同向，从山野间巷中奔走而来，共同聚映出廉为政之本的浩然规诵。这是绘画者本身始终恪守的戒律，更是一个政党在自我革命的刮骨疗毒中牢记初心使命的鲜明品格。

优秀的艺术家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推动者。赵保国同样身在其中，不久之后，以石榴为主题的《盛世秋色》创作完成。各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美好寓意扑面而来，疆域的辽阔、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多样，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终将民族工作作为安邦定国的重要举措。

人间真情

岁岁难忘

灼砚

一季油菜花再开，等大嫂再煮一锅自家地里摘的壳薄肉嫩的蚕豆。

到了龙虾肥美的季节，大嫂就变着法的做五香的、蒜蓉的，红亮亮的一盆龙虾端上桌，老公和大哥就着啤酒聊工厂琐事，我们女眷带着孩子剥虾，手黏糊糊的，笑声甜丝丝脆生生的。

可被褥上的樟脑味总在提醒着，我们是客。大嫂端菜时我赶紧起身搭手，饭桌上老公和大哥碰杯，我数着碗里的饭粒，琢磨明天该买些菜才不算白吃。有一回女儿吵着要睡大哥哥孩子的小床，我硬把她抱回来，她哭着问：“为啥不能住自己家？”

我捂住她的嘴，眼眶却热了。

转折来得很突然，女儿该上小学时，老公说武汉有个新机会。

“去吗？”

他抽着烟皱着眉头，我低头叠衣服：“大哥大嫂这儿再好，也不能一辈子借住啊。”

离别那日，扬州下着细雨，大嫂塞来

优秀的作品不胜枚举。

赵保国的作品十余次入选全国画展，并多次获奖。

《梅》《菊》《木棉》中国画作品被人民大会堂新闻厅制成花卉浮雕并永久收藏。

多幅画作在教育部等部门的外事交流活动中作为重要礼品赠送给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圣母大学、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等。

中共新乡市委宣传部、新乡市文联在河南省文联艺术馆举办赵保国中国画作品展。

……

斐然的成绩，精进的追求。

作为硕士研究生导师的他，以几十年如一日的谦逊，在绘画的道路上不断地探索着。清华大学研修中国画造型艺术，中央美术学院研读美术史论，首都师范大学访学，扎实的理论根基涵养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西方美术史的延脉上，他以独特的东方美学精神，彰显出一个国度的文化昌硕。

他的作品葳蕤繁茂而又沉稳有力，宏润高古而又灿烂多姿，格调清雅且内蕴凌云之气，在纷纭丛生的绘画界璨然挺立。这是中原画风的无声惠泽，更是我们所处伟大时代的慷慨馈赠。

我们骄傲于此，也奋进于此。

一袋煮好的蚕豆：“路上吃，别饿着孩子。”

车驶出村口，我回头远望，大哥站在雨里，烟头一明一灭，像颗要落下的星。

女儿趴在车窗问：“妈妈，咱们还回来吗？”

我哄她说：“等爸爸生意做大了，咱来扬州买房子。”

可是，在武汉的工地上，老公累倒了，再也没起来。

扬州这一走，就是20多年。原以为是寻常的时光，如今想起，竟是再也回不去的梦。

我再也没去过扬州，却总梦见那里的雨——梦见大嫂喊我吃蚕豆，梦见瘦西湖的游船划过桥洞，梦见老公穿着蓝布工装从工厂出来，弯腰把女儿举过头顶，油菜花的香裹着爷俩的笑声飘过来。

昨夜又梦到扬州的雨，淅淅沥沥打在青瓦上。大嫂的声音从雨里钻出来：“小妹，蚕豆煮好了。”

我想答应，喉咙却像堵着东西，只能眼睁睁看着院井里的石榴树摇晃，看着大哥修竹椅的身影，看着老公坐在月光下说“这里真好”。

那些日子明明走了20年，却像永远停在那儿——停在东关街的油菜花里，停在瘦西湖的落英里，停在老公工装袖口的机油味里。

扬州的雨，早下进了我的心里，潮潮的，暖暖的，裹着旧时光，一辈子都散不去。

艺苑短波

我市作家冯杰荣获第七届琦君散文奖

本报讯 近日，“文心共赴 寓见瓯海”第七届琦君散文奖颁奖典礼在浙江省温州市举行。我市作家冯杰的散文集《鲤鱼拐弯儿》荣获本届“琦君散文奖”作品奖。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在颁奖典礼上讲话：“散文是社会影响力广泛却难以言说的文体，叙事与抒情的平衡对创作者是极大的考验。《十月》历来倡导文质兼美的散文，本届获奖作品充分体现了对散文叙事抒情之美与艺术之美的期待。”本届评奖由阎晶明担任评委会主任，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刘汉俊、北京市作协主席李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教授等知名作家和批评家担任评委。活动共收到参评作品集142部，单篇作品416篇及国内各主要文学期刊推荐作品36篇，经《十月》杂志社初评、遴选产生入围作品后，由评委会讨论投票，最终选出作品奖3

四季风铃

雾夜暖光

孙太龙

这深秋的夜，雾来得格外早。才过10点，街巷便笼在了一片白茫茫里。路灯的光晕在雾气中化开，一圈一圈，朦朦胧胧的，像倦极了的眼。

我骑着车，循着记忆里那点暖光走去。果然，那对夫妻的馄饨摊还支在那里——只是今夜，只有大姐一个人守着。五六张空着的桌椅在雾气里静默着，显得有些寥落。

“老规矩？”大姐抬头，眼里有藏不住的疲惫。“嗯，一笼包子，一碗馄饨。”热气从锅里袅袅升起，在这清冷的夜里，显得格外珍贵。我忽然想起前两次的放空，便随口问起。大姐一边包着馄饨，一边轻声说：“你哥他……脑出血住院了。忙了一个多月，现在能顾住自己了，我就又出来摆摊了。”

我夹起的包子停在了半空。薄薄的皮，透着里面的粉嫩肉馅，热气扑在脸上，却忽然觉得沉重起来。和他们认识10多年了，从未问过彼此的名字。可这10多年里，我加班后的疲惫，晚归时的孤清，都是在这一笼包子一

履痕处处

游辽东半岛

刘世芹

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我们“辽东赏秋群”一行10人，在群主带领下，分乘两辆轿车，从新乡市出发，穿越古老的燕赵大地，东出山海关，来到了天辽地宁的辽东半岛。

10月5号早上，冒着绵绵秋雨，我们一路北上，中午时分，来到了石家庄市赵县，参观了古老的赵州桥。赵州桥始建于隋朝，是由工匠李春主持设计建造的，距今已有1400多年了，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单孔敞肩石拱桥，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高超的工匠水平。在河北省，我们还瞻仰了位于保定市清苑区的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亲临现场参观了现在已然保存完好的地道，为之震惊，深深地感受到80年前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

10月6号，我们来到了辽西走廊，在东进路上，我们来到了塔山阻击战发生地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塔山阻击战纪念馆。塔山位于葫芦岛市和锦州市之间，北距锦州30多公里，虽然名字带山却不是山，就是这样一个小地势平坦的村庄，在1948年辽沈战役中，解放军死守6天6夜，成功阻挡了国民党援军，为解放军攻克锦州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成为辽沈战役的重要转折点。致敬塔山！这座用鲜血写进历史的地理坐标！

10月7号上午，我们来到了盘锦红海滩自然保护区。它位于辽河三角洲与渤海湾交汇处的退海湿地，这里保存着全球生态系统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湿地。保护区的核心景观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全长18公里。坐上专用交通车，极目远眺，一望无际的红色海滩和天边蓝色的大海，让人感觉仿佛穿行在画中。在红海滩另一边广阔的土地上，大面积即将成熟的水稻泛起阵阵金黄色的波浪，一派丰收的景象。在风景廊道上，还有一个绿白相间颇为壮观的芦苇荡。

10月8号，我们专程来到了丹东市，这座英雄的城市，在抗美援朝中作为祖国战略后方最前沿的核心地位，见证了志愿军出征的壮举，承担了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的关键角色。丹东人民作出了

部(篇)、温籍作家特别奖1部。

其中，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杰散文集《鲤鱼拐弯儿》获得作品奖。评委会在授奖词中评价：“《鲤鱼拐弯儿》是冯杰的朝花夕拾。冯杰重返童年的黄河两岸，重温北中原的风物民情，重现人世间的伦理悲欢，为故乡修筑了一座文学纪念碑，令人流连忘返。冯杰的书与画，纯朴而奇异，深情而诙谐，在当下的散文创作中，具有独特而鲜明的美学风格。”

同时获奖的作品是阿来的《西高地行记》和李晓君的《鄯阳帖》，温籍作家李振南的《海鲜生猛：东海海错笔记》获得特别奖。

第七届琦君散文奖由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与《十月》杂志社联合主办，自2016年起举办，旨在奖掖优秀散文作家，检阅近年优秀散文作品，繁荣当下文艺创作。（薄余丰）

心灵之光

以坚持丈量热爱的长度

——听作家车延高讲文学

王新立

的诗句，在中国诗坛吹皱了一池春水，搅动了季节的波澜。

数十年里，他始终过着“一心二用”的生活，一边将严肃的本职工作扛在肩上，一边挤出所有碎片时间写作。他坦言，业余写作从来不是轻松事，但这份“苦”换来了意外的馈赠。

当然，这种坚持也曾遭遇不少质疑。“有的同事不理解，觉得你这个人不多正业。文学界的同仁中也有人不理解，说你有自己的工作，还来我们这儿玩儿。”车延高笑称，“但这些声音反倒让我更清醒，对我而言，这种经历就是一种生活体验。这种体验，这种酸甜苦辣就是人生的滋味。守住对文学的真诚，一直写下去，就够了。”退休后9年的专职创作时光，不过是这份坚持的自然延续。

在责任与热爱间完美双重人生

“有些人问我，你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很严肃的工作，逼迫着你必须有一张水泥地板一样的面孔，但是进入文学创作之后，你又进入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艺术创作空间，你是如何实现这种转换的？”车延高抛出这个常被问及的问题，随即给出答案，“没什么标准答案，就是在质疑中坚守，在热爱中成长，慢慢找节奏，核心还是坚持。”

对他而言，这份“双重人生”非但不矛盾，反而成就了独特的创作养分。“在座的同行们大多是业余写作，可这份‘业余’恰恰是宝贝。”他加重语气，“你们比普通人多一层体验，多尝一份酸甜苦辣，这些都是最鲜活的社会积累。”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细节，浸在烟火中的滋味，一旦落到笔端，就成了别人写不出的独特质感。

平衡的代价，是无数个与孤独相伴的日夜。“我的写作习惯是每天早晨5点醒来后，就进入专属的写作时间，一直写到7点半，然后准时上班，中午从不

休息，多用于学习和收集资料，晚上在家里继续读书学习。”车延高笑着说，“每种习惯都对应着一种追求，写作的累，到了一定时候就成了成功的底气。”

用痴迷熬成文字的温度

“写作哪是‘爬格子’，分明是用心熬血写字。作为业余写作者，我们是把别人休息娱乐的时间，都用来写作，这里面的辛苦只有自己懂。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可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感受到精神上的压力和体力上的不支。”车延高苦笑着说，“夜里两点惊醒想起好句子，爬起来敲进电脑，刚躺下又怀疑是做梦，反复折腾到清醒，灵感早已消散。可下次再有灵感冒出来，还是会毫不犹豫爬起来。”讲到这些，他眼里闪着光，这便是写作的魔力——甘愿为它痴，为它累，也为它满心欢喜。

2009年，车延高应《十月》杂志之约，创作长篇散文《醉眼看李白》，每期三篇，连写一年。写到第四期时，他正在西安参加诗歌节，手边没有任何资料，却接到杂志“马上付印”的催稿电话。“没办法，只能硬扛。我凭着平时肚子里攒下的积累，三个晚上没合眼，硬是把那期稿子赶了出来。可稿子交了，我也垮了——回去就生了场病，到医院检查才知道身体已经发出了警告。后来写到第五期、第六期时，我实在没力气了，可杂志那边还是不断来电话催促。我咬着牙，又熬了几晚，总算把这两期写完。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像在‘闯关’。可也正是这份‘熬’，让我明白写作的苦从来不是白受的，那些熬过来的夜、撑过去的难，最后都会变成书里的墨香。”

在“被迫”中开出执着的花

车延高的文学之路，始于一场意外的日夜。“我的写作习惯是每天早晨5点醒来后，就进入专属的写作时间，一直写到7点半，然后准时上班，中午从不

